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七

偽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
 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
 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娼婦僧尼左右
 近習畢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詆亂尚書
 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絀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
 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
 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增元乳
 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政教不均暴虐無罪禁令
 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
 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瀆服五戒蠶蠶向
 不能遵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
 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執傾內外遠近無不
 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議佞有寵於道子國寶
 朝眾議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
 將軍南平直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
 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平乃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
 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
 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竊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
 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
 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所悅之
 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
 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
 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
 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侍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者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縵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充青州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珣相溫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相立負其才地以雄臺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立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相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立伏地

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斥復之勲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立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相氏累世臨荊州立復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斌劉邁謂立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立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立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立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立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相立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補賦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輒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李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尋詩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恨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王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去因厲暴崩時太子聞弔會稽王遣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嘗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灑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

齊律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踈道子
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
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惑上倚為
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
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穰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
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
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
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
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
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
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
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
珣曰北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

通鑑第十一

四

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
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
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
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楊
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

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
極惡王恭劾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
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
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相立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執以作
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
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
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難

有恩數非方伯才彼若發詔擢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荊州君
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立曰孝伯疾惡深至君
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立雖不肯
願帥荆楚豪桀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
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
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
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
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
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
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中丞覬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
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爲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
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
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

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執循默而已
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
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
所爲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
之命召王珣車劬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
寶許之珣劬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
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
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劬劬曰昔
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
上旒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
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
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
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

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雋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眾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執刃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賤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賤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宇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眾潰廞軍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一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相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

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徵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相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綃為書內箭箠中合銷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箠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

書疑措詐爲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
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
稽王又當國秉政舉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厥
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吳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度措
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
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措曰昔我與卿恩如
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
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
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况富貴乎措怒曰王恭
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
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
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爲相王盡力者庾措實不能以
百口助人唇滅時措已應恭檄正劾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

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
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平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元
顯曰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
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躬仲堪聞恭舉兵自以
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爲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
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相玄次之仲堪帥兵
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
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三珣者佺期猶恚恨而
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業惠平從弟孜敬皆
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
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隘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
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

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

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已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揚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揚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是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已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榻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其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災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澄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澄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之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解中生瘡曲阿人郝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亮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揚佺期相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胡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揚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

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立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相脩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相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立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立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立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相立楊佺期進軍立等言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立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

堪旣失職倚立等爲援立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執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相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相脩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詔免脩官初相立在荊州所爲豪縱仲堪親黨自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立爲盟主立愈自矜倨楊佺期爲人驕悍立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立終爲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旣殺立不可復制甚禁之於是各還所鎮立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爲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立以楷爲武昌太守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爲楊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漣順爲謀主冬十二月殷仲堪恐相立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

廣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揚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州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廣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相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證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去援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過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相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揚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一

方文龍

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遠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通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符宏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適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頓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

襄陽仲堪出奔鄖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任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任期弟忠平從弟尚保攻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任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畜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迭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放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相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二月相玄旣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玄爲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相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部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相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乃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溢口殺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乃遣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

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咎以惑眾又致譏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棄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去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注順謂元顯曰相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虜揚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克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灋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緩撫未暇陀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灋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灋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櫂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相玄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相中護軍相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灋順言於元顯曰相謀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卒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諫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相氏世爲荆土所附相冲

行有遺惠而諫冲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
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
以錢鏐潛運不繼相立禁斷江路商旅絕公私匱乏以將據
船士卒立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
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立大驚欲守秦保江
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
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士崩之執可翹足而待何有
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立從之留相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
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使元顯于西池
元顯下船而不發相立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
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度指謀維立囚之丁
巳遣遣齊王柔之以驃虞督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立前鋒殺
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
太守司馬保之嬰城固守立軍斷桐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
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
降于立軍尚之舉潰逃于涂中立捕獲之可為休之為戰而敗
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相立既滅元顯益
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其武擁彊兵欲假
立以除執政復伺立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立元顯日夜昏
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錢元顯遇之公
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立牢之不許立使牢之
勇何穆說牢之曰自古載震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
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
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為凶惡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領宗賊
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古人射鈞斬桂猶不害為輔佐况立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

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康海何無忌牢之之物也與劉松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幸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何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宴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親而笑玄檄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園子學玄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發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灋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船前而戮之元顯曰為王謚張灋順所諱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諸室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親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相傳為荊州刺史相讓為尚書左僕射相脩為徐兗二州刺史相石生為江州刺史下範之為丹陽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謚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謚為中書令謚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觀之弟也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祛并遺為三玄悅以為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黜縱不孝當棄帝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燕王尚之庶楷張灋順毛泰等於建康市相脩為王謚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

移屯班續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龍蒼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及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殞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斷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玄讓丞相荆廷徐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摠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

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下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蒞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紉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毅揚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又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朝之劉龍襲并龍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龍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

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言賊道
子殺之 表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與問曰相玄才略何如其父
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
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執必將莫逆
正可為它人驅除耳與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
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
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輿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
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八月荊州刺史相偉卒大將軍玄以相脩代之從事中郎曹景
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執太重玄乃以南郡相相
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

常侍下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相謙

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謚為中書監領司徒相胤為中書令
加相脩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摠百

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相謙私問彭城
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指讓卿以為何

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
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亮弟仲堪之

黨也聞相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
之灰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相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

發兵攻襄陽灰敗犇秦 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什

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
集賀用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聖於己時獨無末

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
樹為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入

謂之充隱又欲發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
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瀆書好畫及佳園宅必
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王玄

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卜範之為禪詔使臨
川王寶通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

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
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

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
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

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為平
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

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
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

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相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
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太

悅梁王珍之國臣孔璞奉珍之壽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辛亥
相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相溫神主于太廟相玄臨聽訟觀閱

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與乞者時或卹之其奸行小惠如
此

三年春正月相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之曾孫也玄以
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

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
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灑也秘書監卞承之謂廣曰

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邀之弟也玄
目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

賢諱震天玄聞之懼曰為之奈何玄性苛細好自矜伐王書奏

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摘以示聰明尚書嘗謂諸
書春蒐為春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
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
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
宇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益州刺
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實之孫也
玄以栢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
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暹征虜司馬甄季
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栢弘為青州刺史鎮廣
陵刁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述彞之子也初太原王
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
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栢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
今之走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相弘使昶

通鑑卷一百一

十一

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其州
里寧相識否邁紫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
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
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
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
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與振威將軍
東晉宣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栢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
道規及昶於江此共殺弘璩廣陵長民為刀達參軍使長民殺
達據歷陽元德扈與厚之在建康之聚衆攻玄為內應刻期
齊發孟昶妻周氏冒於時昶雨之曰劉邁毀我於栢公使我一
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
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
吳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

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囚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顥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毅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栢脩以徇脩司馬勇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鄆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立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之取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

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嘗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栢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立以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立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立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立大驚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苞與厚之等衆推劉裕爲盟主摠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又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

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齊言
州刺史毛瑒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壽
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
民已據歷陽立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
安王相謙征討都督以房仲文代何遜為徐兗二州刺史等
請亟遣兵擊裕立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疑誤則彼氣成
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
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衆兵堅陣勿與之益後求
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領太守
吳用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立憂懼待其至或曰裕等烏
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至曰劉裕足為世之雄劉
毅家無擔石之儲博滿一擲百萬何無忌詎似此舉大事
何謂無成 初表旨後宋憲憲帝弟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宋紀

發言稍戢其心溫怒將殺之相謂請而免之裕言海如父冲豈
續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韓子高為建武將軍三月戊午
朔裕宣與皇甫之馮於江乘將戰裕在言於裕曰壽石世受相
氏厚惠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
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
至覆落橋皇甫數帥數千人道戰軍遠望皆覆橋之敗死裕進
戰彌厲數圍之數重裕倚大樹連戰數日沒欲作何死技勇
刺之裕瞑目叱之數辟易裕黨散至射數中額而踣裕拔刀直
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說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惠之
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惠之之從子也立聞二將死大懼召諸
道術人推筭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
曰民怨神怒臣實懼也立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
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祚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立曰卿何不

諫對曰：「登上帝子皆以為堯舜之出，臣何敢言？」默然使相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已未，裕軍食且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俟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曠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死，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蕡等分爲數隊進突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晝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去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遣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誓言：「走賊遂將其子昇，凡二海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蹇，謙曰：『今羽林軍三猶有八，一日皆是義士，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以去，去之重，主不對，但塞策指天，因誓焉，而走，因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立嚼，不能下，昇抱其臂而撫之，立悲不自勝，裕入建康，二仲德抱元德于方回，出候松谷，為一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共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亡，相謙等皆遣劉鍾據京府，庚申，裕薨，石頭立留臺，言官奏相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送之，尚書王頔，餞一日，言奉迎乘輿，送之宗族在建康者，格使藏，嘉禾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屬意，卿得無以此乎？嘉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定大義，勸勞三矣，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嘉言之弟也，壬戌，立司徒王謚，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

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
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
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相立雖欲釐
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
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
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乃達執長民檻車送相立至當利
而立敗逃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起歷陽達棄城走爲其下所執
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達故吏匿
其弟子雍遷洛陽秦王興以爲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爲豫
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爲宣城内史初裕名微位薄輕校無
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
雄裕嘗與刁達擣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達而釋
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達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

魚蝦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
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爲公刁達亡族醜恩服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遷鎮東府一相立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
未立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立留龍驤
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淝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
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相立一族不宥 劉敬
軍高雅之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上雅之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
頗洩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
聞相立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
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
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相立挾帝至江
陵相石康納之立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自以犇
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昶仲文諫立怒

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與異議方當創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玄播告有上表拜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爲主佐命元臣玄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北奔曲阿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相立兄子歆引兵討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將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栢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淦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庾成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九三

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走淦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栢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 相立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一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立復帥諸軍拔帝東下以符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下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今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一五月於西與相立遇於岷嶽州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立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被衆我寡疆弱異執今若一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

陽豈能自固立雖竊名雄豪內實併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
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立常
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關心毅等乘風縱火盡燒
爭先立眾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立故將劉統馮雅等
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
懷敬之弟也立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
陵郭仲文時在立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立奉二后奔夏
口遂還建康己卯立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立不從後
韓漢中說相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虜分破營
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
閣中斫立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立僅得至船左右分
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本
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立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
弟也出誘立入蜀立從之寧州刺史毛璩璩之弟也立於官璩
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曹恬帥數百人送璩喪歸江陵壬午遇
立於枝回洲祐之恬迎擊立矢下如雨立嬖人丁仙期高蓋等
以身蔽立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立立拔頭上
王道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百遂斬之
又斬相石康相潛庾頤之執相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及正於
江陵以毛脩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
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立首梟于大桁毅等既
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立死幾旬
諸軍猶未至時相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相振匿於華容浦立
故將王稚微戊巴陵遣人報振云相敵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
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相謙
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

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相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
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
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諫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
爲立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
帝曰主上溘薨禮葬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
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
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
少薄行文不以子姓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且用我遂致此敗
若使公在武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
酒色肆行諫殺諫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
言劉毅至巴陵諫王稚微何無忌劉道規進攻相謙於馬頭相
蔚於龍泉比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趨江陵道規曰
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相世居西楚羣小皆爲鴟力振勇
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
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
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責
州刺史相振以相蔚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既季之
聞相立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
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相振僞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
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
璩遣將攻漢中斬相希璩自領梁州 劉毅宣在尋陽置糧
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相立兄子亮自稱
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
西上至夏口相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
據魯山城輔國將軍相仙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接
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還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

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

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相振以相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是歲晉民避亂輒負之淮北者道路相

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相蔚走江陵已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相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温楷于梓溪進屯紀南振留相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相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籠之等斬之相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于湏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戍戍大赦改元惟相氏不原以相冲忠於王室特宥其孫備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瑒為

通鑑卷一百一十

二十一

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瑒弟瑒為梁秦二州刺史瑒為寧州刺史劉懷肅進斬馮該於石城相謙相怡相蔚相謚何澹之温楷皆齊秦怡弘之弟也二月丁巳留臺

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相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無幾

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

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郎仲文以朝

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庾子以琅邪

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

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

督淮水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一止可為真外常侍耳聞已投郡實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駭然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相玄餘黨相亮符宏等擁眾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毅抵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償鉅億三具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已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討而斬之并其六子兒子恩送入海恩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

叔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蹶然苦之孫恩
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
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
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
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
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韞亦之
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有與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
吳國內史相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與太守魏隱皆棄郡走
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虺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
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
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
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璠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
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

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
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臨諸縣
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
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
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
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
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
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
諸縣盜賊處處遂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
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
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
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
虺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

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兵部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為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又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入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戎中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若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甦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

浦

五言古詩

通鑑卷之七

二十九

子十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符堅之眾百萬尚迭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邪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邪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已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相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寇軍將軍相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素松築滄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比趣海鹽劉裕隨而振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滄濱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兵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兵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着執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數前驅既交諸伏皆出槍惠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追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白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開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還裕乃引歸

夏五

六月甲

成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

通鑑第七十

三十

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相謙等備曰右左衛將軍王敬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槍師所領奔擊大破之殺虜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持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頗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凶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浙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亦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州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

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

孫恩於郁洲果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

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滄瀆海鹽又破之俘

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

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

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循謀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

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立欲撫安東土乃以循

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

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

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

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

永嘉道至晉安慶破之循將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饒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

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

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

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佃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

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益智綜裕報以

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

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此歸必蒙寄任公私際

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

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具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

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可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遣
覆自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
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
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
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
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
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
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
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
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
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
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
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

通鑑卷第七

四三十一

六十一

方文虎

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
守戊申引兵還韶抵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
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
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
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
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
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
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
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
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
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

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潘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督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蒞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毅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始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

大白九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三

二十

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往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今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旋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割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

者爭言其疆盛孟相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何
思劉毅之南討也祖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
抗循衆頗信之爲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祖等以爲不然
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
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孰同匹
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祖固請不已裕
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
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
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
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寬伏草間可求存活也
我計決矣卿勿復言祖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
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祖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
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疆賊乘間社稷危逼
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
口中外戒嚴琅邪三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
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
之鎮京口粹殺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
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
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且迴避勝負
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
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金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
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劫言之自當潰亂今決勝負於一
朝乾沒求利旣非必克之道且殺值不如案兵待之道要
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
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
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

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
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
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
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
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
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不必
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
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
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眾寡不
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羣
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
引精兵大上至丹楊郡裕許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火
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

通鑑十七

三十五

卷

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
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
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州太守劉鍾河間內
史蘭陵蒯思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
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為海
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
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
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 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屢破盧
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

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

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
月裕帥兖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
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

道覆 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豕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
反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
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
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
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溢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疆
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
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
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天霧賊
鈎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力拒之鍾乃徐還與仲
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
孫覲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殘
循親黨勤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
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
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
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
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
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
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
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
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悉
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一
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
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曾孫也裕還建康
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性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治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
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孟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

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蒙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揚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

生實有生理可保日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大威誅夷離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日雖効死

寇度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稱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日之累世著恩

荆楚若得因巴蜀之實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亦必日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

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德懷引之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姓主之言神矣

遣巴東太守温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等延祖田整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

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楊武向東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

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

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慶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

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

相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
興遣前將軍荀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
尚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
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
尋陽為荀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
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相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
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
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相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
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
曉不閉城咸懾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晉宗之帥眾數千自襄
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為迎之宗之感悅道規
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
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

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荀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
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
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
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
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荀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沌口討林林走
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
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
眾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荀林于巴陵

冬十一

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
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
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
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

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李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執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五十六

通鑑十七

廿七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璩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疾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味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璩於涪城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 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

以配之喜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遂
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
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
內道若向黃虎正情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
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
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
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登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
都賊黨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
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
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庾暉尚書僕射譙說
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益

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
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
尚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庾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
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克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
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
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
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
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
拔北城則南城不墜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竟
之斬庾暉譙說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江步進譙縱
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賊喜擊撫之斬之小苟聞
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
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

餘皆被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殺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開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送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從馬耽於越騫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官都善王休密歇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漢置都護以統理之

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摠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苻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歇車師前部王彌實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苦著

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擒胡以求救擒胡王遣其弟叻龍侯將植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二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登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

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

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

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沫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捷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

五九二

通鑑七

四二

宋

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上動主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豈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合四州之眾掃亮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退歸國之眾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于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

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
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
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諱泮曰吾受詔乎
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
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雖苦力
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臣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
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孫侯傾險與彭濟同執梁
熙光羅信之祐請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齒是不悅光
以祐為金紫太守祐至允五罪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
據興城

十一年 詔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
豫與俱奔河西元髮思復韃恩復韃恩於魏安魏安人焦松
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曰光昌松郡拔之執

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被邊擊之遣兵敗大豫進逼姑臧
王穆諫曰光糧盡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我不可如席卷西
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其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

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
論嶺西諸郡違康太守李暹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眾
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

王穆及秃髮思復韃子奚于帥眾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
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
舉軍竊素盞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 十一月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
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
軍涼州牧酒泉公

二十一年秋七月呂光前彭是徐只致張大豫平臨洮破之張豫

年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藏斬之穆犇據
潯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

寧自稱匈奴王殺河隍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
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虜而
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追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
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
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
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三旬拔其城誅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在吾忍
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
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
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
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
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
泉克之進屯涼與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
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
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之言我
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
光與羣寮宴語及政事次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漢大峻光曰
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
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
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
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三光以子覆為都督王門以西諸軍事西

按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迷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迷延懼遷于麥田迷延卒子儁大寒立儁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殺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二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眾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兩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四百五

乞伏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龍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及於隴西堅遣國疲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符氏瘡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眾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拔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暉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逞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

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空奔還南安

秋七月秘空與莫

侯悌眷帥其眾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空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于金熙戰于渴渾川沒奕于金熙

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乎襄獲其子

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列祖其

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

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馮氏

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

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

長史

通鑑卷七十七

四十六

長史武始翟勅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

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疾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

歸

冬十一月抱罕羌慕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

秦梁秦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

納其妹為梁主后

冬十月秦主崇為梁主乾歸所逐奔隴

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

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

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
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軍
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
歸羣下請哀無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
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
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莫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
歸帥衆二萬移之未至莫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
武下岐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
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衆潰無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歌雅
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雅與將軍姜顯敗散還屯袍罕光亦引兵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西秦

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
鎮西將軍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璠為興晉太守鎮袍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

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
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

軍慕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
使慕元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敷帥外軍四萬屯侯
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
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且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
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袍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
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
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

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
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
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亡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
孤遣廣武公俸檀迎之賓於晉興侍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亮
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就窮歸
命非其誠教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五弗之間使不
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
鹿孤之弟也秦兵既返南羌梁父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
臣星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
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柁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請其太子
繼體曰吾父子居此必死今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
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
不疑吾言長安秦將一敢吾或逃乃送乾歸等於西平八月乾

歸南奔魏軍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

王興以為秦晉河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盤
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遣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盤廣武公
釋熾曰子而歸父豈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東配
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南為長史王秋壽為
司馬公知將帥皆降為僚以備禪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盤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俸檀歸
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盤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盤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寢疆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
其世子熾盤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四年乞伏熾盤以秦政侵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

二萬餘人築城于嶮岷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

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

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

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

徙都茂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

更始公燾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

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無遠為太子太

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乞

毋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幾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

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龍西

諸郡比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高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共所掠

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龍西領北匈奴雜胡諸軍事西

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從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敷教為秦興太守以

質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白崖等部眾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

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奔下為武威太守鎮嶮岷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南陽保克之冬十一月進

攻南平太守王傑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

虔帥眾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秦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塞

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五百年九 江

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得大
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奔千帥騎
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
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

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
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嶮嶺南山追獲之并
其四子轅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
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
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勅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
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秃髮據廣武

晉哀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秃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
復韃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九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秃髮思復韃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
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
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
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
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
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
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豐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秃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
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竒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
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
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秃髮烏孤爲征南大將

車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秃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慶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榮惑守東井慶謂僕射王詳

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明王乞基部落最彊二死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死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慶夜

以二死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慶遂據東死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

原公纂使討慶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相曰郭慶舉事必不虛

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陳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相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慶弘篡之弟也纂

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慶大破之慶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意惡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慶共推涼後將

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氏也將軍程粹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慶將王斐干城西慶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慶秃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儼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

臧營守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麐

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麐

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疆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麐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

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海龍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倅

本三

通鑑十七

五十一

五十一

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譁飢兵疆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疆洪池以此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信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信河太守張稠饒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之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儁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信河若留鎮饒河從弟

昔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後條隨
授任內居顯位外與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
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逼今欲
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
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莫
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
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
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

平召車騎大將軍傳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

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蓋
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

田立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五十二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鑰
勿岑曰吾國自前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
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
勤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疆則避
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
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傳檀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
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
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
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
傳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傳檀謂諸子曰傳檀非汝曹所

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無拱而已軍國大事比且委於儔檀利鹿孤卒儔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主興遣使拜禿髮儔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

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儔檀畏秦之疆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檀與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儔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儔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儔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主興以為忠以儔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四

先

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巨等賈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二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所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儔檀會儔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儔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儔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儔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儔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

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僣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與以爲尚書僣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綽曰昔張文王始爲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僣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僣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僣檀遷于姑臧

二年秋七月禿髮僣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徵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僣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僣檀于武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僣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觸髅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僣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僣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

八紘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徐州雖弊僣檀權請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勢變遷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僣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僣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彌後軍將軍敵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僣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僣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僣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彌等於河西邀之僣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彌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彌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僣檀猶豫中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彌

京從進至漢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自汝棄信誓而伐處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威偃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偃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疆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偃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偃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偃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殺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駭朱及發齊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城遣使謝偃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偃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偃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五九一五折氏為皇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適量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五十六松侯俱延為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主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翹弼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我舊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車之罪殺羅仇及翹弼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翹弼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几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當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咸稱

高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

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
山巾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
涇酒泉太守墨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
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
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日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察
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
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
外救不至郡人高遂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棄與涼侍中
房惠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
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
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
公纂將兵討蒙遜不克

通鑑卷之七

五

五

五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
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敷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
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
原公纂將兵迎之引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從治張掖將追擊
引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逼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
大敗而還顧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
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策家非築城也業不從
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
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懼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
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蒙信

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諸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
權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鑿斷之才非撥亂
之主卿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
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
類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
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
以車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以男成
為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及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
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三之殺臣也
今許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
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三無故
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
士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曰比至
臣進泉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
蒙遜蒙遜進壁侯鳩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因之至是召昂謝
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
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
矣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鳩帥騎五百降於蒙遜
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
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不然一己為君
家所推願乞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宗長
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
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于河西三利鹿孤僕
石子之子也 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
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
跋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罕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

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驛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
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感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

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
建忠將軍擊牧府長史張潛且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

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謂蒙遜
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

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
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掣也冬十月蒙遜復

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
微弟掣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

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
延興城侯文文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鄒

善苟子虐其民六十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
掣為質利鹿孤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
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秃髮儁檀為公
而身為侯何也太儁檀曰儁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

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
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

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
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

邪蒙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
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
王位大赦改元立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未寧汝兄弟暱睦則祿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家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第

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遣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道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自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勲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竄且弘之本志平纂乃使弘出告衆

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
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其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
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
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
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
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
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復
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
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
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群臣曰
今日之賊何如侍中房曩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

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
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
兵大掠囚辱士女曩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
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
此遂歔歔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
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
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
爲后以后父相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
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
弘先業而沈酒遊畷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
猶不俊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
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

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相相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
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揭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
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敷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
禁中至珉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劔於壁推
車過閣超取劔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
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
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
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
自立荒淫暴虐奪天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
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
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
楊相曰誠在東死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
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
乎佗乃謂緯曰超舉軍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
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
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
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
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
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
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
不義手刃相屠我且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
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相曰后若自
殺禍及卿宗相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
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相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
孤以爲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

外蹶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

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高河西王利鹿孤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僂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僂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僂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

六十一

通鑑卷之七

六十二

余斌

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念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曼然秦王興聞楊栢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

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盟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下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

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瓚楊穎等五十餘家入於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論之儁檀乃與朗連和遂躍兵姑臧壁于胡阮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蓄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儁檀營儁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儁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

六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六十一

余

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儁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儁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儁檀義而歸之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

孤遣廣武公偃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
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偃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
涼澤段家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
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
利鹿孤遣偃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偃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
都

冬十月南涼王偃檀攻呂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偃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
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
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
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
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詒左賢
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
偃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
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
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挈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
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
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
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叙初郭廢嘗言
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
代之廢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
殺之



